

第一章 啓程·洞

不知道是因為地球暖化的緣故，還是只是純粹太陽發威的影響，讓氣溫毫無節制地向上飆升，此時，正是每年天氣最熱的期間。

但是，不知道是為什麼有許多的比賽仍然喜歡在這大熱天下舉辦，彷彿在炎熱的太陽下活動就可以獲得最大的活力與能量。

A省的高中聯賽也不例外，硬是要搶著在學期結束之前、在熱情的豔陽下舉行。

「各位同學，下星期就是球賽了！爲了給大家更好的鍛鍊，明天我將帶領到後山去訓練，請大家明早清晨四點在學校操場集合，聽清楚了沒？」巴特教練大聲宣布。

「聽清楚了！」所有的球員大聲回覆。

「好！那現在原地解散！」

「散！」

在教練的一聲令下，終於結束了一整天磨人的練習，所有的球員拖著快被操爆的身軀向休息室走去。

「保羅，你說明天教練會帶我們去哪裡練習啊？」法蘭斯問已經躺平在長椅上的人。

「我怎麼可能知道！我只知道一定又是個魔鬼訓練！」保羅全身無力，只剩一張嘴勉強能回應。

經過一整天的練習，早就把原有的滿滿活力完全抽乾，更別說他覺得今天教練是特別針對他，總是要他做東練西地，被操得全身骨頭都快散了！

剛進休息室的尼克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：

「說真的，保羅，你是不是有得罪教練？我怎麼覺得他今天特別在訓練你和阿提斯啊？」

保羅一聽到有人在同情他，連忙翻身坐起：

「是不是！連你也這樣覺得！可是，我到底何時得罪他的呢？」

保羅自責地拍打自己的腦袋，氣憤自己不長心眼，隊長阿提斯看到連忙拉住他的手：

「別打了！再打下去，若變得更笨就沒救了！好了，大家也別多想，趕快先回家休息，明天一大早就集合了。」

阿提斯安慰地說，所有球員聽了想一想也是，便慢慢挪動身體、收拾東西準備回家了。

即將西下的夕陽仍將僅存的熱力毫不保留地灑向天際，霞光佈滿蒼穹伴著他們踏上回家的

路。

這個時候的他們完全無法預料明天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，更別提其中有人可能因此而無法再回來。

「姆姆，我回來了！」黑鷹和他相依為命的姆姆，一起生活。

爲了賺更多的錢，他的父母到城市去工作，留下黑鷹給姆姆照顧。

然而，近幾年姆姆的視力越來越退化，現在反而大部分的時間是黑鷹在照顧她。

「阿鷹啊！你回來啦！過來這邊坐！」姆姆拍拍身旁的椅子要黑鷹坐過來，他聽話地依著她身邊坐下，並且自然而然地牽過將姆姆的手，想要知道姆姆會不會冷、是不是該加件衣服。

但是，當姆姆觸碰到他的手時，一連串不可思議地畫面跑過她的眼前，讓她整个人愣在原地。

「姆姆！妳怎麼了？還好嗎？是不是那裡不舒服？」黑鷹看姆姆的樣子有些不對勁，連忙輕喚著她。

聽到他著急地叫喚，她才回過神來，緊捉著眼前孫子的手，心中有著千萬地不捨！

剛剛那一瞬間，她看到他即將要面臨的未來，而她卻無力阻止或是改變即將到來的這一切。是的，姆姆的身上有著下白女巫的血統，隨著她現實中的視力越來越惡化、她的靈視能力

卻越來越強。

現在的她可以經由觸碰去預知對方的未來，卻無法完全地告訴他，因為依據古老的法則，誰都不准洩露天機。

她只能開口問黑鷹：

「阿鷹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去哪裡？」

「是的，媽媽。明天教練說要帶我們到後山訓練，且會在那裏過夜，要我們帶好足夠的糧食和水。我等一下就會去準備了。媽媽，所以明晚我請隔壁的英姨來照顧您，好嗎？」

媽媽感動地摸摸他的頭：

「我的好阿鷹，你別擔心我，我會照顧好自己的。反倒是你……。」

「我？我怎麼了？媽媽，您別擔心，我們都這麼大了，況且還有教練在呢！」

媽媽搖搖頭：

「你不管長到多大，在我眼中永遠都是我疼愛的小孫子，說什麼都不會讓人放心的。」

「媽媽……。」黑鷹困惑地看著她一臉愁容的樣子，無法理解為什麼媽媽會突然眉頭緊皺。

面對著孫子的困惑，媽媽完全沒有辦法解釋，只能在心裏不斷地思索著：

該怎麼幫助他呢？畢竟黑鷹也有白女巫的血統，她無法就此袖手旁觀，一定得想想辦法救

他、甚至是其他的孩子。

她忽然想起祖先留下來的這條項鍊，趕緊出聲喚道：

「阿鷹啊！你扶我到房裏！」

孝順的黑鷹將姆姆扶到房裏的床旁，只見姆姆從枕頭下的一個頗有歷史的木盒中拿出一條項鍊。

她示意要黑鷹跪在她的面前，黑鷹雖然不知道為什麼，但還是乖乖跪下。

姆姆一邊唸著咒語，一邊將項鍊掛在黑鷹的脖子上，彷彿在施行某種神聖的儀式。

儀式完成後，她慈愛地摸摸他的頭：

「鷹啊！我想你記得我跟你說過後山是個什麼樣的地方。你明天去切記一定要以恭敬的心看待你所遇到的一切，這條項鍊是祖先留下來的荷魯斯之眼。荷魯斯是古埃及之神，而荷魯斯之眼是真知之眼。它分為左眼與右眼，左眼有分辨善惡、捍衛健康幸福的力量，甚至可以復活死者，右眼則是有遠離痛苦戰勝邪惡的力量。它將帶你看到最真實的世界，幫助你渡過所有的一切，記住無論如何這條項鍊一定要貼身佩掛，必要的時候它將協助你度過難關。」

黑鷹點點頭看著脖子上的項鍊，整條項鍊是以純銀打造，墜子是一個圓圈，圓圈的中央有個像是眼睛的符號，在瞳孔的中央鑲有一顆不知名的寶石，它特別的地方是寶石是穿透兩面的，因此當他翻正面時是荷魯斯的右眼，翻到背面時又變成荷魯斯的左眼，非常別緻。

他雖然不知道姆姆為何突然給他這條項鍊，但是他一直知道姆姆有著特別能力，因此他相信她所說的一切，仔細地將項鍊貼身佩掛。

姆姆慈愛地輕撫著黑鷹的頭髮，她的阿鷹啊！什麼時候也長得這麼大了。

她捨不得地雙手捧著他的頭，將她的額頭緊貼著他的，閉著眼在內心再次祈求著白女巫們務必要護佑著她的阿鷹，保佑他能夠平安順利渡過往後的難關。

就在這個瞬間，姆姆和黑鷹同時感受到一股力量壟罩在他們周圍，一股神秘的力量透過相貼的額頭流動到黑鷹的身上，充滿他的全身。

待這股力量在黑鷹的全身流轉了幾圈之後，他才感覺到周圍那股保護的力量漸漸散去，過了好一會兒，姆姆的額頭才離開了黑鷹。

這下子她不擔心了，因為白女巫已經應允了她的祈求，給予她的阿鷹該有的庇護及力量。她拍拍阿鷹的肩膀，微笑：

「走吧！我們去吃晚飯吧！我特別煮了你愛吃的菜，晚上多吃一些，明天才有力氣去面對你該有的鍛鍊。」

黑鷹雖然心裏充滿疑問，但是孝順的他看到姆姆不再眉頭深鎖，便感到放心，只是默默扶著姆姆往飯廳走去。

另一邊，身為球隊隊長的阿提斯，一邊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邊猜想著巴特教練明天爲什麼要帶大家去後山訓練？

他從小在這裡長大，對後山更是熟悉不已，整片後山除了洞穴前的空地外，沒有其他空曠的地方可以練習，那巴特老師帶他們去後山是爲了什麼呢？難道是想要帶他們進入洞穴？

阿提斯知道比賽有時候獲勝的關鍵是球員的心理素質，而透過洞穴冒險可以快速地建立並塑造強悍的心理狀態，去面對場上高度壓力。

去年他還沒當上隊長前，巴特教練有帶著他進洞穴探險過，而他也順利通過了。

這一年來他藉著在洞穴探險中所學得的經驗，讓他每每在倒數計時的比賽中更加沉著，更爲冷靜地想出絕妙的戰術贏得比賽。

也許這次他可以帶著他的隊員們順利通過這項考驗，提升所有人的心理素質，面對於即將來臨的比賽，具有更大的抗壓性。

一定是這樣的！

想到這裡他自己心裏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回家路上的腳步也輕鬆許多。

夜晚悄悄佔據了整個天空，稀疏的星光讓人沒有注意到高掛在夜空中的月亮竟漸漸變爲血紅，僅存的光線全面隱沒在黑暗之中，萬物異常地靜默，只有風微微輕撫著大地，沒有人知道

明天將會遇到什麼，更別提沈睡在睡夢中的巴特與球隊的成員們，他們完全無法預料到他們明日的境遇。

第二天，天還未亮，一群人就聚集在操場上。

「尼克，你說巴特那老頭今天帶我們去後山要做什麼呢？」保羅搭著尼克的肩膀問。

「我怎麼知道！我要知道不就跟那老頭一樣瘋狂！」尼克兩手一擺，心中滿是無奈。

法蘭斯聽他們在討論趕緊湊過來：

「就是，誰能料到那老頭在想什麼？！後山那麼荒涼，都是彎曲的山路和森林，能鍛鍊我們什麼能力？挖竹筍還是打獵？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法蘭斯你也太愛吃了吧！你是山豬的化身嗎？」保羅大聲地嘲笑他。

法蘭斯一聽氣地跳起來要打保羅，保羅怎麼可能就站在那裏給他打，當然就是跑給法蘭斯追，阿提斯和黑鷹來的時候就看到這兩人一邊繞著操場跑，一邊玩鬧。

「保羅！法蘭斯！你們不要鬧了啦！趕快過來集合，留點體力等一下爬山。」阿提斯一邊勸著，一邊拉住奔跑中的保羅，黑鷹則幫忙拉住法蘭斯。

「好了！通通給我來這裡集合！」巴特教練一到操場看到男孩們玩鬧的樣子，忍不住大喊，而男孩們看到教練來了，趕緊到他面前排隊集合。